

Contrastive English-Chinese  
Studies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 英汉对比与汉译英 研究

蒋坚松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

蒋坚松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 蒋坚松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2

ISBN 7-5438-2844-8

I. 英... II. 蒋... III. ①语言-对比研究-英语、汉语②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721 号

责任编辑: 聂双武

装帧设计: 尹文君

## 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

蒋坚松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71,000

ISBN 7-5438-2844-8

H·81 定价: 13.50 元

## 序

专著《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的作者蒋坚松教授是湖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文革前的毕业生，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讲授过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并结合教学需要进行过一些科研和翻译实践。由于英汉两语造诣俱深，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译著均达高水平。此绝非溢美之辞，因为笔者是师大（包括国师）英语教育史上迄今仍健在的年龄最老的教师。他的讲课，我曾亲耳听过；他的部分文章，我曾亲眼看过；他的一些译著，我也曾先后对照原文校阅过。在学术上，他正如日中天，前途无量。

蒋教授最近写成《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请我作序，特在原来了解的基础上，又抽看了若干章节，欣然命笔，写此短文，聊供参考。

《礼记·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俗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这些都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总结，至理名言，放诸四海而皆准，为人处事，概莫能外，用之于翻译（translating）则尤感真切。即使是翻译大师如严复，也不免有“译事三难”之叹。除开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讲的三难外，我这个译界老兵，虽已进入耄耋之年，

却越来越觉得译事之不易，深感活到老，学到老，可总学不了。翻译之难，固然不好说难于上青天，但至少可以说难！难！难！一言难尽。总而言之，翻译难在：

第一，译者对于原语和译语两种语言文字的修养必须达到“双精”的程度。只掌握一种语文，再精也仍会捉襟见肘，寸步难行，怎能胜任翻译？

第二，由于隔行如隔山，译者在比较精通两种有关的语文外，还须对所译专业具有十分渊博的知识，才能游刃有余，方可避免一知半解似懂不懂之苦。

第三，译者对所译材料，必须既有深透理解原文的能力，又有善于表达写好译文的本领，才能得心应手，达成佳译。

专著的作者，根据我从前对他教学、科研的了解，无疑是具备处理译事三难的条件。实践出真知，实践可以提炼升华为理论。事实胜雄辩，现在让我们实事求是地来考察一下他的译论和译法。

本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讲英汉对比与互译，分形合与意合等6篇。讲英汉互译，就不能不涉及并研究相关的两种语言的异同，特别是其间差别的研究尤为重要。作者开宗明义便讲“形合与意合”，可以说是抓住了英汉两语结构不同的要害。掌握这一宏观差别，乃深刻理解原文并使译文符合表达习惯的大前提。第二部分讲汉译英，应视为本书

之重点，因为就我们中国译者来说，汉译英一般要比英译汉难得多，而古籍英译，根据我的亲身体会，则更是难上加难。

《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总的看来，内容丰富，立论公允，例证恰当，绝非人云亦云的泛泛之谈，全是作者多年从事多种体裁诸如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莎剧、英诗以及《莱根谭》之类中国古籍翻译实践宝贵经验的结晶。由亲身实践提炼升华而成的论点与技巧，才是有血有肉的译论与译法也。只有这样的译论译法，才有真正的借鉴价值，引人入胜。仅引证第二部分关于古籍英译的两篇中他对翻译《莱根谭》的经验总结，即可发现其立论之正确可信，其方法也全是来源于译好文本的需要。

透彻理解与准确表达，众所周知，是成功的翻译的两个重要前提。谈到理解，作者说：“理解要力求精确，为此要对文本进行仔细推敲和研究，还须查阅有关的工具书（如《汉语大词典》），弄清原文的每个细节，以及每个词语在上下文里的确切意思，也就是说要缩小这些词语的外延，作具体化（specification）处理，这是主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原作〔《莱根谭》〕许多地方有着中国古代诗文的朦胧性。与这种诗意的朦胧密切相关的是语言的模糊，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因此当某句话、某个词语内涵十分丰富，上下文又没有必要的确证材料来限定其意义时，不妨留下几分

模糊，而不必抠得太死，说得太实……这样做，一是由于文本的性质，势所难免；二是以模糊对模糊，以朦胧出朦胧，也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明白和确定。总之，对原文的理解和诠释应当立足于精确，但不排斥模糊；能精确到什么程度就精确到什么程度，需要留几分模糊就留几分模糊。在特定的上下文中，这种模糊和精确一样，同样是对文本的正确阐释。”

关于表达，作者写道：“表达是译者在准确、全面、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译语将原文的内容恰当、充分而自然地传达给译文读者。成功的表达有赖于原语的理解能力和译语的表达能力，也有赖于对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差异的充分认识及沟通它们的技巧。译者所要做的，一是在译语习惯表达允许的范围之内，尽量恰当而充分地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二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三是努力再现原作的风格。”

关于再现原作的风格，作者指出：“风格的各种物质构成要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在作品中的风格就是风格诸要素的总和。译者只要仔细分辨这些要素，研究其特点，并在译文中予以充分的恰当的反映，原文的风格就会悄然融入译文，使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一样受到感染……有了局部就有了整体，照顾了风格的细节，整个风格就会自己照顾自己，无须译者另外劳神。”

译好《莱根谭》全书之后，作者总结他所采取的翻译对策或方法，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是直译；二是在不能直译的情况下则采用变通与补偿的方法，例如“增益”、“减省”、“视点转换”、“概略化”、“具体化”以及“释义”等等。归纳比较全面，讲解比较详尽。

见一叶而知秋，由一斑而窥豹。写到这里，笔者已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对《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这部专著作如下概括性的评价：

立论实事求是，全面而辩证，例证恰当，表述充分。仅从其立论和所举许多译例分析来看，即可断定他所译的《莱根谭》，完全符合笔者所一贯倡导的译文“信于内容，达如其分，切合风格”的“信达切”标准，堪称佳译。

对专著中的译论和译法，笔者给予了充分肯定，决非虚意恭维，保证句句是真，因为他所讲的，实质上，跟我大半生从事翻译实践和立论的体验不谋而合，大同小异，我完全能够心领神会。例如关于风格，他讲“努力再现原作的风格”，而我则于1979年在《试论翻译的原则》一文中提出，译文除信达外，还必须力求“切合原文风格”。（《翻译漫谈》第2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关于译法，他讲“主要是直译”，而我则通过调查研究于1990年连载文章《论直译和意译》（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得出结论说：“直译为主，意

译为辅，直、意结合，灵活运用。”（《浑金璞玉集》第185—186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关于变通与补偿方法，他列举了“增益”、“减省”等7种，而我则于1980—1982年在所发表的《常用译法例解》中讲解了“酌情增减”等8种。（《翻译漫谈》第48—60页）此外，还有不少论点和译法，亦颇为接近类似，限于篇幅，恕不多赘。

人们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见略同，良有以也。

八七老人刘重德

2000年于岳麓山下景德村

# 目 录

|               |       |
|---------------|-------|
| 序 (刘重德) ..... | ( 1 ) |
|---------------|-------|

## 英汉对比与互译

|             |        |
|-------------|--------|
| 形合与意合 ..... | ( 3 )  |
| 物称与人称 ..... | ( 19 ) |
| 被动与主动 ..... | ( 35 ) |
| 静态与动态 ..... | ( 56 ) |
| 收缩与展开 ..... | ( 68 ) |
| 主语与话题 ..... | ( 78 ) |

## 汉译英

|                               |         |
|-------------------------------|---------|
| 汉译英六议 .....                   | ( 95 )  |
| 关于直译 .....                    | ( 103 ) |
| 变通与补偿 .....                   | ( 120 ) |
| 成语的文化特征与汉语成语的英译 .....         | ( 137 ) |
| 关于古籍英译: 理解 .....              | ( 148 ) |
| 关于古籍英译: 表达 .....              | ( 163 ) |
| 他山之石<br>——一位中国典籍国外译者的启示 ..... | ( 186 ) |
| 从翻译的角度读西利尔·白之《中国文学作品选集》 ..    | ( 203 ) |
| 主要参考文献 .....                  | ( 221 ) |
| 后记 .....                      | ( 228 ) |

# 英汉对比与互译



## 形合与意合

### —

翻译研究离不开语言对比研究。对两种语言不同之处的深刻认识，有助于提高语际转换的效率和质量。因此英汉互译研究应当建立在英汉语对比研究的基础上。

许多中外学者认为，英汉语法最基本的差别是形合 (hypotaxis) 和意合 (parataxis) 的对比。对于形合，《兰登书屋大学词典》(*The Random House College Dictionary*) 的释义是：“dependent relation or construction, as of clauses; syntactic subordination”；《美国传统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的释义是：“dependent or subordinate construction or relationship of clauses with connectives, for example, I shall despair *if* you don't come”。关于意合，《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的释义是：“a. the coordinate ranging of clauses, phrases, or words one after another without coordinating connectives (as in ‘he laughed; she cried’) b. the placing of a subordinate clause beside a main clause without a subordinating connective (as in ‘I believe it is true’; ‘there is a man wants to see you’)”。换言之，重形合的语言注重以形显意，句子各成分（包括单词、短语、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靠关联词等显性连接 (overt cohesion) 手段来直接标示，句子结构比

较严谨但缺少弹性；重意合的语言注重以意役形，句子各成分之间靠隐性连贯 (covert coherence)、逻辑关系和叙述的事理顺序来间接显示，不用或少用关联词，句子结构比较松散但富有弹性。

英语是重形合的语言，“造句注重形式接应 (formal cohesion)，要求结构完整，句子以形寓意，以法摄神，因而严密规范，采用的是焦点句法” (连淑能 1993, 46)。形合的特点是句中的连接手段和形式十分丰富，这种连接手段包括介词、连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代词、连接副词。仅以介词而论，据美国语言学家寇姆 (G. O. Curme) 的统计，英语中的介词 (包括短语介词) 多达 286 个。下面的英语句子就有各种关联词来表示多种关系，而相应的汉语句子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没有类似的词语：

Peggotty's answer soon arrived, *and* was, as usual, full of affectionate devotion. (C. Dickens) 培果提很快就回了信。信里和往常一样，尽是疼我爱我，一心为我着想的话。

I'm glad you showed up *when* you did. (S. Woods) 你来的正是时候。

His children were *as* ragged and wild *as if* they belonged to nobody. (W. Irving) 他的几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粗野不堪，没爹娘似的。

The rooms *wherein* dozens of infants had wailed at their nursing now resounded *with* the tapping of nascent chicks. (T. Hardy) 这些屋子里，从前有许多吃奶的孩子哇哇哭叫，如今却回响着小鸡啄食的声音。

*If* she had long lost the blue-eyed, flower-like

charm, the cool slim purity of face *and* form, the apple-blossom colouring, *which* had so swiftly *and* so oddly affected Ashurst twenty-six years ago, she was still at forty-three a comely *and* faithful companion, *whose* cheeks were faintly mottled, *and whose* grey-blue eyes had acquired a certain fullness. (J. Galsworthy) 二十六年前, 她那有着蔚蓝色眼睛的、鲜花一般的魅力, 那脸庞和身段冰清玉洁、婀娜多姿的风韵, 还有那苹果花似的颜色, 曾经是那么猝不及防地、莫名其妙地使艾舍斯特怦然心动。而今这一切虽然早已逝去, 四十三岁的她依然是一个面目姣好、忠实可靠的伴侣, 只是两颊已出现淡淡的斑痕, 灰蓝色的眼睛也添了几分饱满和成熟。

除了使用关联词之外, 英语还有其他连接手段, 包括词缀变化和动词、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形态变化。以动词而论, 它不但可以通过形态变化来标示时、体、语态、语气, 其非谓语形式(不定式、现在分词、过去分词)还可以表明各种结构和逻辑关系:

*Startled*, he jumped up and hastened to the mirror in the bathroom, *taking* away the towel *to examine* the cut upon his cheek. 他惊得跳起来, 连忙来到卫生间的镜前, 拿掉毛巾, 细看腮上的伤口。

The day *was* just *breaking* when we *were* about to start; and then, as I sat *thinking* of her, came *struggling* up the coach side, through the *mingled* day and night, Uriah's head. 将要出发的当儿, 天才刚刚发亮。我正坐在车上想她, 在昼夜未分的朦胧中, 只见尤利亚

的头从马车的一边冒出来。

和英语的形合形成对照的是汉语的意合，即“造句注重意念连贯 (semantic coherence)，不求结构齐整，句子以意役形，以神统法，因而流泻铺排，采用的是散点句法”（连淑能 1993，46）。长期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女学者叶嘉莹认为：“中国语言的结合在文法上乃是较为自由的，没有过去时和未来时态的区分，没有主动与被动的语气，也没有阳性与阴性及单数与复数的区分，而且对一切结合字句的词语如前置词、连接词、关系代名词也都不加重视，一切都有绝大的自由”。对汉语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K. W. V. Humboldt）也指出：“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少的”，“上下文的意思是理解的基础”，“语法结构常常要从上下文的意思中推导出来”。（转引自刘英凯 1994，166，167）可见汉语少用显性连接手段，句子各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靠上下文和事理顺序来间接显示。下面的汉语句子各成分之间不用或少用关联词，而相应的英语句子则往往需要补上这种词：

上梁不正下梁歪。 *If the upper beam is not straight, the lower ones will go aslant.*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The monk may run away, but never his temple.*

这种墙壁，往哪儿钉钉子呢？ *With this kind of wall, where does a nail go in?*

你们住不了这么些房间，你们只有两个人。 *You can't use all these rooms, not with only two of you.*

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

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曹雪芹）Just tell me if you have a fancy for anything special to eat or pass the time with. When a housemaid or an old nurse becomes nasty, also let me know.

（他）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鲁迅）While maintaining that the family system should be abolished, he would remit his salary to his grandmother the same day that he drew it.

如果说作为重形合的语言，英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介词丰富，其数量和使用频率远远超过汉语，那么重意合的汉语则是动词丰富，其使用频率远远超过英语。究其原因，一是汉语中的介词相对贫乏，二是汉语缺少词形变化，动词无谓语形式和非谓语形式之分。英语中使用介词和分词、不定式的地方，汉语中往往使用动词：

Party officials worked long hours on meagre food, in cold caves, by dim lamps. (A. L. Strong) 党的干部吃着粗茶淡饭，住着寒冷的窑洞，点着昏暗的油灯，长时间地工作。

Hard pressed, he told the truth in spite of his wife's warnings. 他被逼急了，也就顾不得老婆的叮嘱，说出了真情。

而汉语中直接使用动词的地方，在英语中往往变成介词（或介词短语）和分词、不定式等动词的非谓语形式：